

会说话的路

张 登 魁



会说话的路

张 登 魁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会说话的路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 7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1}{4}$ 插页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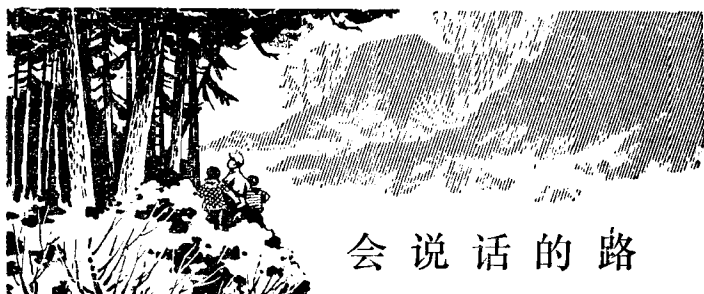
1975年9月北京第1版 197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269

定价 0.44 元

目 次

会说话的路	1
红柳飞雷	15
大闹虎牙山	63
追风赶云	104
接收队长	125



会说话的路

大兴安岭，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离开这里已经二十八年多了，那是一九四六年初冬，我们团开进大兴安岭，执行剿匪任务。当时，我在团部当侦察员，经常化装成猎人，侦察匪情，在这一带结识了很多。人。使我最难忘的有金山大伯，算起来现在快八十岁了，练就一手好枪法，对这一带的每一条路，每一道沟，每一座岗，每一棵树，都熟得很，闭着眼睛都能走，是部队剿匪时最好的向导，那时大伙都称他山里通大叔。他的儿子金岭、女儿金妮在剿匪中也都立过功。只要我闭上眼睛一想，他们的容貌、笑声、语音、一举一动，马上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二十八年的今天，我从西南边疆部队，调到大兴安岭特区人武部工作。

到人武部报到时，除了值班员外，都到下面搞军民

联防去了。我和值班员打了个招呼，也下去了，准备沿着边防走一趟，全面摸一下情况，顺便看看金山大伯。

头一天上午，赶到北卫林场，在民兵营部吃的中午饭，休息了一下，准备看金山大伯去。经了解，金山大伯一家，在大跃进的时候，由马蹄沟搬到跃进岗住了。去跃进岗的路我不熟，民兵营给我找了四个孩子带路。最大的十二岁，叫雪生，是金山大伯的孙子，上身穿着绿军装，扎着皮带，下身穿着蓝粗布裤，打着白帆布裹腿，红领巾飘动在胸前，圆墩墩的脸，镶着一双机灵灵的大眼，一说话总爱歪个头，两手叉在腰上，显得挺神气，又可爱。最小的九岁，叫银杏，是金妮的女儿，一说起话来，象山间马帮的铃铛响个不停，讲个问题非常有趣。春苗和小雨，一个十一岁，一个十岁，他们穿戴的虽不同，但都扎着皮带，打着裹腿。这样，走路利索，还能防虫子钻进衣服里咬人。这四个孩子，都是跃进岗的，他们代表跃进岗小学来参加批林批孔宣讲团的。同孩子们走路，我是最喜欢不过了，一定有说有笑，他们还会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。可不，一见面就象老熟人一样。

雪生走到我跟前问道：“吴叔叔，你是新来的武装部长吧？”

“嗨，你们这些小家伙，耳朵还挺灵呢。”

“关心边防建设嘛，嘿，我还知道你很多很多的事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，我爷爷认识你，你也认识我爷爷，对不？”

“对，还不是一般的认识哩。”

“嘿嘿，猜着了吧，你当过侦察员，刚进山的时候，还迷过路。”

“哈哈，你们把我的老底都摸到啦。”我一说完，接着就是一片格格的笑声。笑过后，银杏又问我：“吴叔叔，西南边疆那个地方有山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大吗？”

“大。”

“树多吗？”

“多。”

“大林子里有黑瞎子吗？”

“黑熊啊，有。”

“有假的吗？”

“假的？”

“是呀，假的，就不是真的呗。”

“我可没见过假的是啥模样。”

“咱们这里可有假的，今年开春，雪生哥还逮了个

假的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，有个社会帝国主义的特务，披个黑瞎子皮，偷偷摸摸爬过来拍照，搞边防情报，一下子就被雪生哥逮住了。”

雪生马上说：“还有爷爷呢，那天夜里，要是没有爷爷赶到，那个大密林我也绕不出来啦。打那以后，爷爷老是说，生在密林的孩子，学不会走夜路，就象生在大海边的孩子学不会游泳一样，长大了就不能很好的保卫海防和边疆，就因为这个哪，在学军中，爷爷给我们搞了个夜老虎训练计划。”

我兴奋地说：“走夜路，打夜战，这可是咱们解放军的一个老传统啊。”

“爷爷也这么说。”雪生说完，又对着银杏他们说：“同学们，今天咱们继续夜练，请吴叔叔讲评好吗？”

大家齐声答应着：“好。”

这些孩子可真招人喜爱，说练就练，雪生马上掏出一条黑布带，就往眼睛上蒙。我把雪生的黑布带要过来，蒙到眼睛上试了试，哎呀，只能看见一米内的大树，还是模模糊糊的，再远点什么也看不清了，完全达到了锅底夜的程度。在我当侦察员的那时候，把黑夜分成了三种情况：月夜——就是明月当空，一看就是多远，

既容易发现敌人，也容易被敌人发现，在这样的夜里，一般的情况，就不到敌区活动；星夜——没有月亮，但天气是晴的，借着星光，能辨认出道路和方向，眼力好的，百米以外有人活动也可以看见；锅底夜——密云布天，对面不见人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侦察员最喜欢在这锅底般的黑夜里执行任务，去摸敌人的岗哨，或捉“舌头”。在这样的夜里活动，没有硬本领那是寸步难行的，前进、后退、拐弯……全凭着感觉和敏捷的动作。这真功夫要没有平时的苦练是学不到的。

我把黑布带还给雪生，他接过去蒙在眼上系好，问大家：“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啦。”

雪生两手往腰上一叉，挺着胸脯，十分严肃地说：“现在，宣布任务，敌人在跃进岗空降一个营，军民联防指挥部命令我小队，带领解放军五个连去围剿，走第四号小路，听清楚了吗？”

“清楚啦。”

“再宣布纪律，行进时，第一不准讲话，第二不准咳嗽，第三走路不要弄出响动，能做到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这个题目出得好，很符合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要求。帝国主义，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旦对我国发动突然

袭击，它不仅从地上来，也要从空中来。反空降演习，正是做好战备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。在反击敌人的空降兵时，最好是消灭在空中，如果来不及，那就在敌人还没有集结起来和站稳脚跟时，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，迅速地坚决消灭敌人，这就要求我们行动要神速、果敢。因此，对敌人空降的地方，每一条道路、每一道山沟、每一座山包……都要熟悉，尤其在夜间行动，不看地图，不用照亮都能前进，这就需要有好的向导。雪生他们不正是要做这样的向导吗。

雪生用商量的口气问我：“吴叔叔，你代表消灭敌人伞兵的解放军行吗？当然，你也得遵守我们的纪律。”

我说道：“不说话也可以，得有个联络信号。”

雪生说：“用山鸪叫做联络信号吧，吴叔叔你会学山鸪叫吗？”

“我当侦察兵那时，常用山鸪叫做联络信号。”

“你学一个。”

我把手往嘴上一放，学着山鸪的叫声。

雪生称赞着说：“嘿，还挺象呢。”他也把手放在嘴上，学着山鸪叫起，银杏、春苗和小雨也学着山鸪叫起来了，叫的那么动听，就象有一群山鸪在周围欢唱着一样。咕咕声一停，雪生又说：“今天用山鸪叫声当信号，

咕咕——前进，咕咕咕——有情况停止前进，咕咕，咕咕——注意，要遵守纪律。”他说完，用树棒在路上画了一道印，然后说：“一过界就不准说话了。”

没演习前，我问雪生说：“到跃进岗有多少路？”

“十一里多地。”

“哎呀，那蒙着眼睛走路可危险哪！”

雪生摇摇头：“没问题，这条路会说话。”

看，出奇闻了，路还能说话！那我就跟着他们看看这条路是怎样说话的吧。

“前进。”雪生下达了口令后，四个孩子一个挨着一个就出发了。

雪生领头，银杏、春苗和小雨随后，我在最后边。他们蒙眼我睁眼，行进速度还满快，不大一会儿就进入了密林。一进密林，那可是另一番天地。高大的樟子松、长青柏钻天的矗立着，茂密的枝叶，遮天盖地，透不进一缕阳光，松香扑鼻，松涛贯耳，灵巧的松鼠，在枝上飞跃着，寻找着松果。越走树越密，密得有时要侧着身子才能过去，真是密林如“迷林”，生人到这里来，没有一个不迷路的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当年剿匪初期，有一次我和班长迷了路，象推磨似的，推了一天也没推出来，多亏了金岭和金妮兄妹，把我们找到领出“迷林”，出来一看，哈哈，原来就在几里的地方瞎转悠呢。现

在，这几个孩子可真怪，本来密林就容易迷路的，可他们又选了一条人不常走的小路，弯弯曲曲，坑坑洼洼，有时还要绕过挡住去路的大树，我真为他们担心，要是一不小心，就会把鼻子碰歪了。我想到前面为他们带路，步子一大，弄出了响声。

“咕咕，咕咕！”我一听，这是雪生向我发出警告，要遵守纪律，不准超越前进。我只好放慢脚步，随在后面了。这些孩子蒙住眼睛，又能摸准方向，又撞不到树上，这就使我联想起很多事情。我正想着，迎面出现了葛藤林，拦住去路，我仔细打量着，是从右边过，还是左边绕呢？这时，雪生停在一棵大树下，发出“咕咕咕”的叫声，命令停止前进。雪生伸出双手上下左右的摸着大树，然后又发出“咕咕”前进的声音，我也走到大树前细看细摸，凭着我多年当侦察员的经验，发现树上有暗号，不过一时还弄不清暗号的秘密罢了。我发现这棵树有的地方都摸光了，可以推断出，他们不止一次这样走路了。雪生摸到葛藤林边，扒开一个伪装的路口，便钻进葛藤洞。他们稍低一下头就可以走，我得来个大弯腰，等钻出葛藤林，累得满身大汗，腰都有些发木。

钻出葛藤林不远，前面出现一道深沟，宽倒不太宽，也就是三十多米，但水很急，只有一条独木小桥。我一看就急了，蒙着眼过桥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发出

“咕咕咕”停止前进的信号，四个孩子同时停下，我轻轻走到雪生跟前，附在他耳朵上悄悄地说：“前面有桥！”

雪生轻声地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有保险网，掉下去也摔不着。”

我一细看，可不，用葛藤编的保险网，挂在桥下，还象伪装网。雪生又发出“咕咕”的声音，继续前进。

雪生走到独木桥头停下，弯下腰，摸了摸，立起身，抬腿踏上独木桥，两臂向左右伸平，调整着平衡，身不歪，脚步稳，红领巾被山风一吹，如一团红火在胸前飘动着，映红了脸，映红了桥下的水，噌噌地走着，简直象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那样熟练，转眼之间过去了。

银杏过去了！

春苗过去了！

小雨也过去了！

他们过桥的绝技惊人，要不是行军纪律管着，我真要为他们大声叫好。等我过了桥，他们又走出很远了，看着他们的身影，怎么这样的熟悉哪，啊——使我一下子回到那次迷路的情景。

一九四六年初冬，团长让班长和我通知离团部三十里外的五连，迅速赶到土匪的前面进行堵击。当走了一半的路程，入冬第一场冒烟大雪飞下，等我们从五连往团部返回时，大雪覆盖了所有的路。在密林走路，

不象在平原那么容易，一看就是多远，一棵树，一堆土，一所房子，一块林地，一座山岗……都可以帮助人辨别方向，识认道路。在密林里，最远能看十几米，即使不是下雪天，也很难走。小路很多，有打猎走的，有伐木走的，有采蘑菇走的，也有野兽走的，纵横交错，有时三、四里路，绕一天出不了林，何况大雪把路都盖上了。靠指南针吧，用的是个日本造，旧家伙，偏偏这一带磁性很大，干扰的那玩艺也不灵了。靠大树吧，看看这棵象刚才见过，看看那棵也象见过，都见过，又都没见过。班长和我转悠开了，眼看天就黑下来，天一黑就更没办法出密林了。正在焦急的时候，忽然远方传来山鸽的叫声：

“咕咕，咕咕。”

“咕咕，咕咕。”

这是联络信号！我们高兴得差点蹦起来，我马上用欢乐的，声调很高的山鸽声回答着：

“咕咕，咕咕！”

“咕咕，咕咕！”

对方的回答，声调更高，更欢乐。

“咕咕，咕咕！”

“咕咕，咕咕！”

到了跟前一一看，是金岭和金妮兄妹俩，我们好象多

年没见过面的亲人那样亲，啪的敬了个礼，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感激，我们的敬意，都在举手礼上表达出来了。

金岭高兴地说：“可找到你们啦！”

金妮带着点批评的口气说：“多危险哪。”

班长说：“太谢谢你们啦。”

金妮说：“还谢呢，我爸正批评团长呢。”

“因为啥？”

金妮说：“因为啥，为什么送信不告诉我们一声呢，是不是怕泄露军事秘密啊？”

班长赶快解释：“绝不是。”

金岭批评着妹妹说：“你这是说的啥呀。”

金妮不吭声了。

兄妹在前为我们带路，很快钻出密林，回到宿营地。

打那以后，我们一面剿匪，一面向金山大伯学习走路的功夫。大伯训练的方法可真特别，在军事书上是找不到的。有时，叫侦察员蒙上眼睛，旋转十几圈后，再辨认方向；有时，也叫蒙上眼睛学走路。一开始，有的侦察员脑门上碰出好几个疙瘩。不久，我们被大伯训练得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都不迷路了。

现在，雪生他们多象当年的金岭和金妮啊。

“咕咕咕”停止前进的命令打断了我的回忆。向前一看，一条二十米左右宽的大沟横在眼前，这原是一次地震造成的大裂缝，深不见底，沟两边长满了大树，两边大树的枝，在沟上空友好地拉在一起了。这条沟没有桥，从哪地方过呢？就看雪生摸到一棵老山榆树前，大树缠满了葛藤，葛藤里面挂着一条悠荡绳，雪生用手扯紧绳头，两脚轻轻一点地，嗖的一声悠过对岸。啊！这又是一手硬功夫，我当侦察员那时，就这一门整整练了两个多月。

银杏、春苗和小雨，一个接着一个地也悠过去了。刚才过独木桥的时候，他们象一只只灵巧的飞燕，现在过大沟，又象一只只勇敢的山鹰。如果我会画画该多好啊，这是多美的《飞燕穿林》、《山鹰展翅》两幅画啊！我还没有学会画画，那就先画在我的心上吧。

过了大沟，穿过一片白桦林，翻过一道山岗，一条宽广的森林公路出现在眼前，公路旁的山坡上立着十块标语牌，用红漆写着：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！”几辆汽车从下面飞驰而过，顺着公路往上走不远，就是跃进岗人民公社了。

雪生他们来到标语牌下，把蒙在眼上的黑布带解下，站好一排。雪生向我敬了个礼，说道：“夜间演习完毕，请吴叔叔讲评。”

我赞扬着说：“好啊，是一些完全合格的战士。”

“哈哈，可不能表扬多了，提防着他们的小尾巴翘起来。”

我回头一看，说话的人是金山大伯，孩子们欢快地跑过去。

金山大伯，还象当年那样精神，紫黑的脸膛，如古铜铸的一般，两眼炯炯有光，能穿透密林浓雾，多狡猾的野兽和敌人，都逃不脱他的眼睛。腰扎宽皮带，皮带上插满了猎枪子弹，擦的明光锃亮，左挎铜把短剑，右背双筒猎枪，剑不钝，枪不锈，随时都可以战斗。脚穿鹿皮靴子，走起路来，噔噔的满有劲，那身板，就象林里的红松那样结实。

我大步走向前说：“大伯，你身体还好啊。”

“要打起仗来，我还是硬棒棒的一个老兵，看看。”他说着从肩上摘下猎枪，单手握枪，瞄向远方，那七八斤的猎枪，一到大伯的手里，就象拿个棉花棒那么轻巧，手不颤抖，脸不变色，气不急喘。这动作，这姿势，一下子又把我引到二十多年前那次剿匪战斗的情景里：在一次战斗中，金山大伯左臂负伤，卫生员刚给他包扎好，忽然发现土匪头子马大黑溜跑了，金山大伯单手举起步枪，叭的一声，就把土匪头子撂倒了。

我高兴地说：“你这个老兵可真不减当年勇呀，又